

城市秀场

## 中秋情

小时候的日子像蜗牛爬，总觉得过得太慢，总是在盼啊盼——盼端午，盼中秋，盼过年。现在的日子就像踩着风火轮，时光如梭，匆匆而过，一晃就从春天到了秋天。

小时候的中秋，月亮特别明亮，月饼特别香甜。每年中秋都正值秋收农忙时节，这天的我们格外听话，干活也十分卖力，只盼着快点天黑。

太阳还未西斜，母亲便早早吆喝着收了工。我们心里兴奋极了，回家帮着母亲烧火做饭。袅袅炊烟裹着让人垂涎欲滴的香味儿钻进鼻孔，口水咽了一次又一次。饭桌上会有只有过节才有的那几道肉菜，还有小妹捕捉的一大盒蚱蜢。最喜欢的，是桌子中间那一盘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诱人月饼。

吃完饭，母亲每人分给我们一个月饼。我们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越馋，越是舍不得吃掉，因为我们知道，吃完月饼，中秋节就算过去了。好想让这份幸福待得久一些，再久一些。

现在的中秋，比过去的春节都隆重。自打结婚以后，这个团圆节都是跟公婆一起过，他们对此非常在意。早上我们回去的时候，婆婆已经蒸好了一大锅粘米糕。在婆家那边，粘米糕是重大日子必有的美食。

刚进门是不能直接吃粘米糕的，要先喝点热水，缓一缓。婆婆说，省得肚子里有风，吃了不好受。吃了粘米糕，一会儿就要开始准备午饭了。杀鸡宰鱼是男人们的事，我和婆婆还有妯娌则负责炸藕盒、茄盒，还要包水饺。一大家人各有分工，做饭的过程也充满团聚的乐趣。婆婆会一边忙活，一边对我们讲丈夫他们小时候那些可爱可笑的趣事。

吃过午饭，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谈天说地。黄昏时分又开始准备晚饭，又是七盘八碗，满满一大桌子。结婚后，我们和婆婆、小叔子他们虽然是分家单过，但每隔十天

房晓燕



插图 阿占

半个月都会在一起聚一次，关系十分融洽，三十年来从未吵过架、红过脸。

如今我也做了婆婆，每逢中秋节，我们总是拖儿带媳回来大聚会，公公婆婆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晚饭过后，婆婆照例拿出几盒口味不一的月饼，招呼大家快吃。整个这一天，小院内充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浓浓的中秋情。

时间过得很快，又要返程了。婆婆大包小包地又给我们装了一大堆。可怜天下父母心，不管儿女多大，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小孩子。月光下我们挥手告别，目光里满是恋恋不舍。

有诗云：

八月中秋月儿明，回味过往百感生。  
父母之恩深似海，人间最暖是亲情。

诗坛新作

## 咏蝉

杜昭羿

为了漫长的破土之旅，  
你已累得背曲身躬。  
为了实现歌唱的梦想，  
你又甘愿忍受蜕变的阵痛。

一路走来，行色匆匆，  
蜕去旧衣，静候翅膀变硬。  
然后，飞往更高处，  
筑梦九天，问鼎苍穹。

你以歌唱闻名，  
试问几人能够听懂？  
你并不在乎，  
任凭诠释，一切尽付想象中。

也许是出于对夏日的虔诚，  
以歌声回馈夏日的恩宠。  
夏天为你营造了弃暗投明的机会，  
你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让夏天更加热烈、浪漫，  
更加富有风情。

也许是在诉说自己命运多舛，  
一出土便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不仅是螳螂、黄雀，  
还有贪食者的油炸鼎烹。  
躲过了多少劫难才得以生存，  
因而将满腔怒火化为雷霆。

也许是出于对时光的留恋，  
慨叹自己倒计时的一生。  
你唱得那么高亢、急切，  
分明是在奋力拼搏，与命运抗争。

也许是在追忆蛰伏的岁月，  
厚土束缚了你歌唱的激情。  
因为你深知黑暗的滋味，  
所以才昼夜不舍地呼唤黎明。

你是那么热烈奔放，  
形销骨立而活力无穷。  
赤日炎炎，热浪滚滚，  
仍在炽热中演绎音符的跳动。

你是那么执着坚韧，  
抱定一枝，以唱为宗。  
在这棵树上被人赶走，  
飞到另一棵树上依然振翅高鸣。

你是那么决绝笃定，  
秋风来兮，不负初衷。  
明知到了生命的尽头，  
毅然发出最后的吼声。

无须计较歌声是否被懂得，  
也不必责备唱得过于朦胧。  
单凭那终其一生的歌唱精神，  
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你身躯微小，却创造了无限价值，  
你生命短暂，却把短暂唱为永恒。  
你的担当可谓精彩绝伦，  
你的付出称得上伟大神圣。  
你的一生为人类揭示了一条真理——  
墓碑的分量从来不在乎石料的轻重！

生活风景

## 月亮升起来了

孙秉伟

月亮升起来了。把一片银辉洒向了人间，正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中秋夜多么清凉啊。

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倚床站立在窗前，凝视着那轮明月。我知道，老母亲又在思念海峡那边她的胞妹了。

75年前的八月十五，正在青岛一家私立女校读书的姨母因随校南迁，告别了亲人，离开了热土，从此杳无音讯。直至1981年，才收到她自台北经旧金山寄来的信。姨母在信中说，每逢八月十五，在溶溶的月夜里，她总要“举头望明月”，寄托对大陆亲人不尽的思念。她执着地认为，在同一时刻，她在大陆的亲人肯定也在望月。因为她觉得这夜的月光格外柔和，分明是掺和着那牵心动魄的亲情的缘故。

月光如水，照着老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和那深沉的双眸。她在想什么呢？

或许，那是在春天的场院上，老牛在向阳的山墙边慢慢地咀嚼着。一些红的、紫的、白的野花儿不知什么时候都开了。她用线绳拴着一只刚掏出来的家雀儿逗着小妹玩。雀儿跳着、飞着，姐妹俩跑着、笑着……

或许，那是在夏夜的瓜棚里，姐妹俩偎依在一起，数着数也数不清的星星，争论着那是织女星？那是牛郎星？阵阵瓜香飘来，坡地里、小河旁、草丛里不知有多少小虫儿奏曲鸣叫呢……

或许，那是在刚刚收完秋，坡地里升起一堆一堆的青烟。农家的孩子们三五成堆，烤地瓜、芋头，烧蚱蜢、豆虫。姐妹俩也在烤芋头，还没熟呢，口水直往肚子里咽，等着吃完了，俩人你看我，我看你，都笑起来了。原来都成了黑鼻头、黑嘴巴了……

或许，那是在腊月的大雪之后，早晨起来推门出去，只

见场院、草垛、房顶、树木都披上了一层银装。姐妹俩在雪地里笑着、跳着，好不快活。妹妹把红头花摘了下来安在小雪人脸上。“哈哈，红鼻子，小雪人成了红鼻子！”妹妹围着小雪人转起了圈，银铃般的笑声把爹娘都引了出来。

老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借着月光，我看见她的脸上泪光闪闪。我心里一沉，也许母亲想起了我的外祖母弥留之际的情景了吧？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寒冬，已住院一个多月的外祖母神志不清了。突然她眼睛一亮，口里喃喃地呼唤着“小玲子、小玲子、小……”母亲赶紧伏下身子，把脸贴在她的胸前，呜呜咽咽地说：“娘，娘，小玲子快要回来了，小玲子回来了……”可是，可怜的外祖母已经不能答应了，她朝思暮想的小女儿直到她临终也未回来，她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老母亲低声抽泣起来。我示意妻子，我俩一起走了过去。妻子为老母亲擦拭着泪水，我轻轻地把母亲的手拉过来，双手握着，紧紧地、紧紧地握着。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台湾海峡的水全都退净了。嗬！原来大陆和台湾紧紧相连在一起！我顺着这海底之路向台湾望去，只见无数的人啊往大陆这边跑，他们哭着、笑着、跳跃着、欢呼着。我定睛一看，在人群里有一位酷似我母亲的白发妇女，她边跑边哭喊着：“娘，姐，小玲子回来了，回来了！”我激动地跳起来，大声喊着：“妈，妈，快来看，我小姨回来了，小姨回来了！”

是谁的温暖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惊醒了。原来是老母亲。我一骨碌爬起身，兴冲冲地把刚才的梦说给她听。老母亲眼睛亮了，眉头舒展开了，她笑了。

窗外，月光更加皎洁，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一片银辉交织成的轻纱里。

岁月感怀

## 观九三阅兵有感

唐佐泉

火炮坦克洪流涌，铁蹄踏处震天响。  
新械千般呈利器，魑魅见之俱恐慌。  
导弹集群添虎翼，金汤永固卫国防。  
洲际重器威难挡，震慑西疆众列强。  
战舰航母护国祚，巡弋沧溟守海疆。  
外舰若敢来滋扰，定教沉葬太平洋。  
钢铁长城解放军，护我家邦万世昌。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